

社会冲突中的和平教育： 学校层面的目标与策略

王正青 / 著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现代教育文库

社会冲突中的和平教育： 学校层面的目标与策略

王正青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冲突中的和平教育：学校层面的目标与策略 / 王正青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01-013461-1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和平学—学校教育—研究 IV. ①D068②G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737号

社会冲突中的和平教育：学校层面的目标与策略

SHEHUI CHONGTU ZHONG DE HEPING JIAOYU;

XUEXIAO CENGMIAN DE MUBIAO YU CELUE

著 者：王正青

责任编辑：陈鹏鸣 郭晓娜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9.5

字 数：280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3461-1

定 价：38.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 序

和平一直是人类的美好期盼与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局部战争、暴力冲突等直接暴力此起彼伏，剥削、歧视、偏见、不均等结构性暴力暗潮涌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的现实境况下，应重视教育在建构人类持久和平、化解各层次冲突上的积极角色。在暴力文化盛行与校园冲突不断的形势下，和平教育更是矫正青少年的暴力心态、引导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教育在历史上曾经扮演的负面角色也要求学校明确和平教育的指导思想。由于和平教育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特征，只有学校才能担当起和平教育的主阵地角色。探讨学校和平教育的目标定位，总结可供操作的学校和平教育实施策略，成为推动和平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

王正青博士的《社会冲突中的和平教育：学校层面的目标与策略》就是这样一本贯通和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著作。本书以近年来兴起于学术界的和平学为理论支撑，从分析和平、暴力、冲突等和平学核心概念入手，探讨了和平的内涵与实现机制、暴力的类型与冲突转化方式，剖析了和平教育的内外边界、学理基础、人性论立场等基础性问题，并就学校和平教育与和平运动等非正规和平教育的整合提出了作者的见解。同时，该书还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梳理了和平教育的发展演变，将和平教育的发展历史总结为早期零散的和平教育思想、和平教育进入有组织实施阶段、战后和平教育的成熟与拓展、“冷战”后和平教育向和平文化聚焦四个阶段。

本书的核心在于设计学校和平教育的目标体系，界定影响学校和平教

育目标实现的内外因素，总结当前环境下可供学校选择的实施策略。为此，作者基于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从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三个维度对和平教育目标进行了分解，概述了当前颇受关注的和平文化内涵及教育意义。由于学校和平教育目标的实现不是一个简单、自然的过程，本书还分析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外部环境要素，公共教育体系的建立、校园文化建设与管理革新等教育体制要素，以及课程资源开发、教学模式创新等教学微观要素对和平教育目标实现的影响。在学校和平教育的实施策略方面，本书总结了融和平教育于现有学科课程的融入式和平教育、学科式学校和平教育课程教学、主题式学校和平教育实践活动、外部团体推动下的学校和平教育项目等实施方式，从而为学校和平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实践参考。

本书的可推荐之处主要有三：一是研究视角上有创新。该书将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和平学理论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从和平、暴力与教育的互动审视教育与建构和平、化解冲突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拓展国内教育研究与和平研究的新领域。二是研究内容上有突破。本书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世界和平教育的发展历史，探讨了和平教育的内涵外延等基础性理论问题，设计了学校和平教育的目标体系，总结了可为学校借鉴参照的一系列实施策略，这在国内尚不多见。三是文献资料上有发现。该书挖掘并分析了大量外文文献，收集并分析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报告和统计信息，以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世界范围内和平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使得本书在资料把握和客观性上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作为王正青博士的研究生指导老师，我很欣慰其著作能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作者长期以来努力学习、不断进取的结果。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吸纳了论文答辩时答辩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进一步拓展了著作内容与文献资料，修正了论文中一些有待商榷的观点，体现了作者比较严谨的研究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由于作者学识水平及资料把握等方面的欠缺，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

言，学校层面的和平教育还有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议题，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热情关注，期待作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地深入研究，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呈现于学术界与社会公众。

徐辉

2013 年国庆于学府小区

目 录

代 序 / 1

第一章 和平学视角下的和平教育与学校角色 / 1

第一节 和平、暴力与冲突：和平学研究的核心概念 / 2

一、和平的内涵与实现机制 / 3

二、暴力的类型与冲突转化 / 11

三、和平、暴力、教育的关联与互动 / 16

第二节 和平教育的内外边界与理论根基 / 21

一、和平教育的内外边界 / 21

二、和平教育的学理基础 / 31

三、和平教育的人性论争与立场 / 36

第三节 学校和平教育及其与非正规和平教育的整合 / 41

一、学校推动和平教育的主阵地角色 / 41

二、学校和平教育与非正规和平教育的整合 / 46

第二章 世界范围内和平教育的发展演变 / 51

第一节 早期零散的和平教育思想：1815 年以前 / 52

一、东西方古代和平教育思想 / 52

二、四大宗教教义中的和平箴言 / 56

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学者的和平教育思想 / 58

第二节 和平教育的有组织实施：1815—1945 年 / 62

一、一系列地区和国际性和平协会关注和平教育 / 62

二、国际和平局、卡耐基基金会等组织对和平教育的推动 / 68

三、美国学校和平联盟及其和平教育实践 / 71

四、这一时期知名教育家的和平教育理念与实践 / 75

第三节 战后和平教育的成熟与拓展：1945—1990 年 / 78

一、从强调国际理解到多元文化、裁军教育再到冲突解决教育 / 78

二、UN、UNESCO、UNICEF 等国际组织对和平教育的推动 / 81

三、致力于和平教育的各类组织和个人持续增多 / 85

第四节 “冷战”后和平教育聚焦和平文化：1990 年至今 / 90

一、“冷战”后和平教育的发展 / 90

二、和平教育向推动“和平文化”聚焦 / 94

三、新世纪和平教育全面勃兴 / 97

第三章 指向和平建构的学校和平教育目标设计 / 101

第一节 学校和平教育目标的整体设计 / 102

一、现阶段代表性的学校和平教育目标观 / 102

二、不同社会背景下和平教育的关注差异 / 110

三、当前学校和平教育的总体定位 / 112

第二节 学校和平教育目标的三维分解 / 115

一、学校和平教育的知识目标 / 116

二、学校和平教育的技能目标 / 124

三、学校和平教育的价值观目标 / 131

第三节 现阶段和平教育的突出目标：培育和平文化 / 138

一、和平文化的提出与被接纳 / 138

二、和平文化的内涵及培育着力点 / 140

三、以培育和和平文化为核心推进和平教育 / 143

第四章 学校和平教育目标实现的支撑条件 / 147

第一节 学校和平教育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条件 / 148

一、破解现实主义政治传统与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 / 148

二、消除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与推动文化和平 / 154

三、家庭的重要性与建立家校和平教育同盟 / 160

第二节 学校和平教育目标实现的教育体制条件 / 163

一、完善公共教育体系与革新教育政策 / 163

二、推动和平校园建设与学校管理方式转型 / 167

三、建立体现和平教育特性的教育评价体系 / 172

第三节 学校和平教育目标实现的教学要素条件 / 177

一、建设适应和平教育需要的教师队伍 / 177

二、开发符合和平教育理念的课程资源 / 183

三、选择体现和平教育精神的教学方法 / 187

第五章 当前可供学校选择的和平教育实施策略 / 193

第一节 融和平教育于其他学科的融入式和平教育 / 194

一、融入式和平教育的比较优势 / 194

二、现有学科中的和平教育素材挖掘 / 197

三、融入式和平教育实施案例 / 203

第二节 学科式学校和平教育课程教学 / 207

一、学科式和平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 207

二、学科式和平教育课程开发 / 209

三、学科式和平教育课程案例 / 213

第三节 主题式学校和平教育实践活动 / 218

一、创造性冲突解决与同辈协商 / 219

二、和平游戏与实施案例 / 222

三、参与和平艺术节与参观和平博物馆 / 227

第四节 项目带动式的学校和平教育 / 229

一、波黑的 EFP 和平教育项目 / 229

二、塞拉利昂的 YRTEP 项目 / 233

三、UNESCO 的 ASP 项目 / 236

第六章 当前中国开展和平教育的现实意义与推进思考 / 243

第一节 当前中国学校开展和平教育的现实意义 / 244

一、推动世界永久和平建设的需要 / 244

二、落实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需要 / 246

三、增进民族团结与文化复兴的需要 / 247

四、准确定位学校教育使命的需要 / 248

五、解决校园冲突与暴力问题的需要 / 249

第二节 当前中国学校开展和平教育的有利条件 / 250

一、改革开放营造了和平教育的外部环境 / 250

二、现有法定课程体系中已纳入和平教育内容 / 251

三、国内部分学校的和平教育实践渐成声势 / 251

四、国际和平教育课程开发与实施经验成熟 / 252

五、国内和平研究的兴起有利于专业师资培养 / 253

第三节 当前中国学校开展和平教育的推进思考 / 254

一、观念层面确立教育促进和平的指导思想 / 254

二、政策层面清除学校和平教育的实施障碍 / 255

三、管理层面建设和平校园与完善评价体系 / 256

四、操作层面开发和平教育课程与活动项目 / 256

五、课堂层面引入体现和平理念的教学方式 / 257

六、社会层面争取社区与家庭支持和平教育 / 258

附 录 / 261

一、图表索引 / 261

二、人物、机构、专业词汇等术语的英汉对照 / 262

参考文献 / 275

一、中文文献 / 275

二、英文文献 / 282

后 记 / 295

第一章 | 和平学视角下的和平教育与学校角色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论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时写道：“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① 顺着康德的逻辑，一门学科的成立离不开完整的概念体系、科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这些要素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决定着学科的成熟度。遵循此逻辑，探讨某一学科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系统，获得对该门学科知识的体系性认识显然应居于科学研究的首位。

第一节 和平、暴力与冲突：和平学研究的核心概念

概念是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石，是学科生命体的细胞。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② 所谓硬核就是构成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或核心部分，概念就是硬核中的硬核。对和平教育而言，最直接的理论滋养无疑来自和平学（peace studies），作为和平学的三大核心概念^③，和平、暴力与冲突的丰富内涵与内在机理无疑是和平教育研究的首要议题，和平、暴力、教育三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则为管窥和平教育定位与实施打开了方便之门。

① [德] 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出版，第 11 页。

②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7 页。

③ [英] 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学海》2004 年第 3 期。

一、和平的内涵与实现机制

准确界定“和平”一词的内涵是十分困难的。古今中外的哲人贤士，不乏人追问什么是“和平”。由于和平所指陈的对象多样，从不同的层次与维度审视又大相径庭，使得至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和平”的词源学解释

爱好和平是人类“扬善抑恶”本性的体现。尽管东西方各民族都有追求和平的梦想，但由于不同民族的血缘、偏好、地域环境、政治环境存在差异，各自对“和平”内涵的理解也不同。从词源学（etymology）的角度梳理东西方对“和平”一词的理解，也能从中折射出各自文化与社会秩序结构上的差异。

“和”的中文古形体为“龢”，左边像一根由多条竹管合并而成的笙箫，代表一种吹奏乐器，右边的“禾”为声符，合起来则寓示着“和”源于礼、乐。《易经·兑·初九爻辞》云：“和兑吉”，意指由于和谐与无所偏私同义，故“和”预示吉祥。《易经·中孚·九二爻辞》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此的解释是：“和，相应也，又和调也。”由此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思侧重于“和调”与“相应”，原指乐声的调和、和谐，引申为温和、柔和等义。^①

除了静态意义上的和谐与柔和等义，中国文化中的“和”还包含有动态意义上的冲突、融合与变易等内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事物或者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这就是和谐、和合。《礼记·乐记》中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和，故百物皆化。”《礼记·郊特牲》：“阴阳和而万物得。”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说，道本身含有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和谐、均衡、协调的状态，万物就在这种状态中产生。《国语·郑语》中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东西与他物并举才能使这个世界充满生机。随着时间的演变，“和”逐渐成了标志天、地、人的和谐状态及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① 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8页。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在英语中,“pacific”中的“paci”,也作“pax, peas”,源自拉丁语,意为“agree”(pacify, pacifist, pact, peace),其中暗含有契约的因素。在希腊文中,“eirene”源于古希腊神话,厄瑞涅(eirene)被看作是“和平女神”。在希伯来语中,“和平”即“shalom”,意指子民向上帝祈求平安,这与阿拉伯文中的“sala`am”比较接近。在印度教与佛教中,“shanti”和“ahimsa”强调的是内在的和平,认为只有内在的和平才能有外部的和平。^①权威的《牛津当代大词典》对“peace”一词的解释则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免于战争的状态;(2)和平条约;(3)和解;(4)社会治安秩序;(5)平静、平稳、平安、安心。很显然,这一界定突出了“peace”一词的综合性与包容性特点。

在居于主导的西方文化中,“秩序”与“和平”一词在内涵上比较接近,这从流行的“罗马式和平”(Pax Romana)和“美国式和平”(Pax Americana)这一术语就可看出,两者都强调一个支配性霸权强力维持某种程度上的秩序以解除战争威胁。正如当代西方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评论的:“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和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②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奉行的是霸权式的和平论,强调霸权国家的存在对于维持世界秩序的意义。

(二) 当前代表性的“和平”界定

综观当前的和平研究现状,主要有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和以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教授为代表的北欧学派。^③前者强调和平就是不存在战争、敌对和暴力的状态,后者则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和平、消极和平与文化和平等概念,成为当前和平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

① [挪] 约翰·加尔通:《和平论》,陈祖洲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③ 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 消极和平、积极和平与文化和平

1969年,加尔通提出了“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和“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的概念,并对二者进行了区分。^①加尔通认为,传统上人们对和平的解释,主要着眼于消弭战争或者暴力,认为和平就是没有战争,和平状态就是指无战争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只能算是负面的、消极的和平,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眼睛看得到的,因战争、冲突所带来的伤害、死亡等“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更多地属于治疗的性质,而不能有效地预防冲突。^②

与此相反,“积极和平”要解决的则是间接的、杀人不见血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加尔通认为,只有在积极和平这种状态下,人才真正具有充分的自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自我实现的条件才会得到满足。公正和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消除歧视是实现“积极和平”的前提条件,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质量是“积极和平”的核心目标。

90年代之后,加尔通也在修正对“和平”的界定。加尔通认为,传统的“和平”指的是所有形式的暴力的缺失或减少,这是一种以暴力为导向的和平概念。为此,他将“和平”重新界定为“非暴力的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③与此同时,加尔通又由“结构性暴力”抽离出“文化暴力”这一概念,强调要创建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文化和平,消除附着在文化和道德精神层面上的暴力因素。加尔通认为,“文化和平”产生于不同伙伴之间具有共生平等关系的结构和平,以及拥有合作、友好和关爱行动的直接和平,并最终得出了“和平=直接和平+结构和平+文化和平”这一结论。^④

2. 内部和平与外部和平

在不同的环境和文化中,和平的意义以及实现和平的方式各不相同,

①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 167 – 192.

② Joha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Sage, 1996, pp. 1 – 3.

③ [挪] 约翰·加尔通:《和平论》,陈祖洲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④ [挪] 约翰·加尔通:《和平论》,陈祖洲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内部和平”（inner peace）与“外部和平”（outer peace）就是这样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内部和平”指的是一种平静的生活状态和关心他人的情感，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心态。“外部和平”指的是人类对自然、文化、国际关系、公民社会、家庭和他人的看法。对“内部和平”与“外部和平”的关系，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nikar）提出了“没有外在的和平难以生活，没有内在的和平不能生活”这一论断。^① 生活在冲突和战争的环境中是可怕的、危险的，但如果有内在的和平，仍有生存的机会。如果没有内在的和平，人就会崩溃，犯罪、吸毒以及其他诸多个人与社会灾难都源于缺乏内在的和平。

其他一些学者则基于经典的和平研究成果对“和平”的内涵进行了补充界定。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认为，和平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这里不使用战争这样明显的暴力，或社会不公这样隐性的暴力以实现某一国家或集团的利益。在和平的世界里，基本的人类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正义得到伸张，冲突被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所有人的利益而公平分配。”^② 著名和平教育专家贝蒂·瑞尔顿（Betty Reardon）则认为，“积极和平”主要包括经济剥削与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普遍人权与社会正义等问题。这一切都可以转化为“全球性正义”（global justice）这一概念，能否推动全球性正义的实现是世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③ 1991年8月6日颁布的《广岛和平声明》（Hiroshima Peace Declaration）则提出：“和平当然不仅仅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同样也意味着消除饥饿、贫困、暴力、对人权的威胁、难民问题、全球环境污染，以及许多其他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它还意味着创造了一种人们能够过上富足有意义生活的环境。”^④ 琳达·格罗夫（Linda Groff）则根据加尔通的理论，概括

① [美] 雷蒙·潘尼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思竹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 Joel Kovel, *Against the State of Nuclear Terro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p. xi.

③ [英] 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学海》2004年第3期。

④ Betty A. Reardon, *Comprehensive peace education: Educating for glob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8, p. 26.